

東北壯遊（九）

陳嘉驥

瀋陽四大區域沿革

從鐵嶺前線歸來，國軍北上之師始終膠着於四平外圍，無法進展；而長春局勢日益緊張，東北軍事當局對長春深感鞭長莫及。新聞記者們在此時際，自然沒有新聞好採訪，我於是趁此機會，對大瀋陽作了一番深入的了解。

瀋陽城垣，原是明朝瀋陽衛的舊址。努兒哈赤興起，自稱後金，南征北討，統一東北，始則建都遼陽，繼而於擊敗明朝在東北戍兵後，力排衆議遷都瀋陽。其子皇太極就位後，武功既不讓其父努兒哈赤，謀略且尤過之，遂奠定了覆滅朱明，以異族統治華夏之基礎。

瀋陽市區發展非常迅速，在范功勤先生「國防重鎮話瀋陽」裏，對瀋陽市作如下描述：「瀋陽城西車站西面，簡稱『鐵西』，北寧鐵路以南和長春鐵路以西的大平原上，建成了一個新興都市，比瀋陽城區還大，有建築大路、勤工街、裕工街、興業大街、獎工街、興華街、景星街，縱橫三十多條街市，為瀋陽市工業中心。城南的南塔街、長白街、花園街若不是受渾河限制，面積早已超過瀋陽城區了，城北面有遼寧總站，有和梯、維德、精忠、誠信等街市所構成的區域，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。城東面則有兵工廠、東大營

、北大營、飛機場等軍事區域。」

筆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瀋陽市，則把它分為1舊市區、2新興區、3日本建築區、4鐵西工業區等四大部份。第一，舊市區，係以清故宮為堡壘，它籠罩着舊城的城區各地，代表着古老的瀋陽，一切街巷建築都係中國傳統式建築。第二，為大西門外的商業區，這代表張作霖父子統治東北時代，為了對抗日本憑藉不平等條約，在所謂南滿鐵路附屬地形成的經濟侵略地區，而與之對抗的新興商業區。第三，日本南滿附屬地商業區，這一帶曾主宰大瀋陽經濟命脈數十年。張氏父子興建大西門一帶商業區後，曾一度分奪其經濟控制力量。但不久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南滿附屬地的日本地區，藉着日本軍事力量，再度控制了瀋陽經濟命脈。第四，鐵西工業區，是日本人把掠奪中國東北財富資源，所建立的一個龐大工業區。這裏街道建築井然有序，一個工廠接連一個工廠，工廠種類包含煉鋼、鋼鐵、機械、化工、電信器材、坦克車、飛機製造廠、冶金、橡膠……為全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工業區。

北陵東陵十代風水

我對瀋陽市區有一個概略認識後，在同事介紹下，第一個去處便是北陵。北陵是皇太極葬身

之所，正式的名稱為昭陵，其範圍之大與廣闊遠非一般城池所可比擬。它在瀋陽市西北的郊區，為仕女所最喜愛的郊遊之所。出瀋陽北行，經過東北大學後不久，即抵達北陵的大石牌坊——功德坊。功德坊的門有三個，方柱則有四個，坊基三尺，長十丈，高三丈九尺飛簷兩級，每個柱基前後均有雄獅四對，坊前則巨獅一對。功德坊的周身上下，均係用雲南大理石琢成，十分莊嚴華麗，尤其雕刻細緻精美，給人第一個印象便感到清朝曾經是一個相當富強的朝代，也出過英明君主，絕不似滿清末年的君臣那樣頹頹無能。

穿過功德坊，走過一個很長的甬道，進入山門，便是墓道，兩邊陳列着杜仲、石馬、石獅等……許多由大理石雕成的陳列物，墓道的終點為隆恩門。隆恩門為一飛簷兩級建築，下圍白玉石欄杆，十分雄壯。隆恩殿四角為丹紅圓柱，四壁全是雕花彩窗，飛簷三級，柱雕金龍，樑鐫彩鳳，富麗堂皇為瀋陽古老建築中，最精美建築之一。隆恩殿並有左右兩配殿。配殿亦基高一丈，欄基五尺，前後丹陛三道，左右兩道，丹陛欄杆兩端，各鐫雄獅一對，圍廊欄杆柱頭上，各有獅子一隻。由此兩座配殿與主殿互相輝映，使隆恩殿更為生色。

由隆恩殿至明樓，佈置華麗，氣象森嚴，滿

(九) 北東壯遊

清盛時，四季均有王公大臣來此參拜，所有材料均係用雲南大理石，益增壯麗。過隆恩殿則為明樓、廂殿、寶城、墓壙等建築，均為宏偉建築。

多爾袞督建其父努兒哈赤福陵（東陵）及其兄皇太極昭陵（北陵）時，努兒哈赤早已在瀋陽東郊山麓即東陵原址安葬，皇太極仍停柩未葬。多爾袞事前特自北京請來江西名風水家至東北，勘察龍脈。風水家云：「太祖（努兒哈赤）安葬之地確係一龍穴，但氣勢較弱，籠罩滿洲有餘，遙控中土則嫌不足，惟既已安葬，不宜輕事更動，可就地興建陵園」。該風水家，繼在瀋陽北郊，發現一條龍脈，乃建議多爾袞為其兄皇太極（清太宗），建陵寢於該地。風水家云：「在瀋陽以北，龍業山南麓，探得一龍穴。龍業山自北向南有如一條巨龍，迤邐而行，至瀋陽近郊龍首首向，氣勢豁然開朗，兩河環抱其左右，金山玉嶺分列其兩旁，旺氣已極，有通四海鎮八表之概，可奠皇清萬世之基。」

又據傳說，該江西名風水家，在勘察龍脈之後，曾私下對人言，龍業山雖然確係一上佳難得龍脈，然龍身僅得十轉，自今而後，皇清亦僅可在中原十世相傳，十世之際將有巨變，天意如此勢將無法挽回，此事嗣為多爾袞所知，當時勃然大怒，本擬將風水家下獄治罪，繼轉而一想，自周朝以後，僅西漢東漢兩朝共得四百餘年，其他各朝例皆二三十年，自今而後，大清如能十世相傳，亦大約有三百江山了，秦始皇萬年一世想法，殆無可能，乃戒風水家不得再事妄言。

北陵之遊，使我這個一向認為清朝只是因

為兵強馬壯，並沒有什麼文化可言的一個北方民族，不過在偶然的機會裏，進踞中原統治了中國的看法，有了若干的改變。因而知道在東北的滿族，也有其若干強盛的因素，同時更充份利用了漢族文化，孕育了本身文化，產生了若干利於作戰的制度，而不受漢族過於重文輕武因素的影響。可是，當滿族定鼎中原，以北京為首都統治中國後，則完全為漢族文化所淹沒。他們失去了本身原有剛健勇邁的氣質，却沒有漢族人士那種堅忍不屈精神來代替。所以辛亥年武昌義旗一舉，大漢民族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，不旋踵不但恢復了原有的基業，也恢復了原有的文化與精神，滿族却無聲無息的溶入漢族的洪流裏，不但失沒了本身的特色，更看不出他們的任何痕跡了。滿清統治華夏二百六十八年的結果如此，當然不是勇於征伐的努兒哈赤所能預期，更非知人善任與雄才大略的皇太極可以逆料；至於率領八旗子弟馬隊，衝鋒陷陣輔佐順治君臨中國，並制定滿清朝廷的典章制度的多爾袞，倘如地下有知，亦當悔不當初了！

張星南與四大金剛

正當我遊賞了比一般城池佔地遼廣的北陵，並準備過日再到東陵，看看與北陵建制相同的努兒哈赤葬身之所時，忽然傳出瀋陽省宿張星南先生，將出任一個重要職務的傳言。張星南當年已六十多歲，在俄軍盤踞瀋陽未退，國軍進抵皇姑屯、鐵西等地區，張學思打着偽東北民主聯軍旗號，並自封為遼寧省政府主席時；他挺身而出，

負責維持遼寧省地區治安，對安定東北民心，協助國軍底定瀋陽以南地區情勢，有過重大的貢獻。嗣徐箴自錦州歸政瀋陽，張星南才擺脫一切，息影家中，推却熊式輝之邀請，不問世事。但是不論東北軍政當局，以及省市地方當局，仍然對他尊重有加，視為地方大老，遇到大事都向他諮詢意見。猶憶，民國卅六年，馬占山自北平返回瀋陽，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司令長官時，瀋陽市舉行「歡迎馬占山將軍重返東北大會」時，瀋陽市長董文琦就敦請他擔任大會主席，足見他的聲望一斑。

當傳出張星南將出任東北一項重要職務時，正值民國卅五年四月中旬，我劍及履及的跑到他的家裏打聽消息。張星南最初總是表示這是謠傳，他說：「我六十多歲了，你還我還能作什麼！」後來不知怎麼談來談去，他的一個表弟是北洋法政大學畢業生，與家父係同班同學；他並想起家父初至東北，在瀋陽高等審判廳當推事時，曾經見過面，這才說了實話。他說，遼寧省主席徐箴看過他，有意聘請他為高級顧問這類職務，並說將來成立遼寧省參議會時，由他來領導，意思就是作議長等。但是，張星南均以沒有政治經驗，以及年歲太大身體體力已差予以回絕了。

天津北洋法政，在清朝時名為「天津北洋法政大學堂」，民國後本擬與北洋工學院合併為北洋大學，嗣因故未能實現，改為天津法政專門學校，家父在學時期，為該校學生中所謂四大金剛之一，四大金剛年齡大小依序為：(1)張壽恆，當時他年歲最大，有見解，同學們均尊為張大哥，

是學生們的一個龍頭，畢業後，曾任熱河省高等法院院長，九一八事變後息影家門。(2)李大釗，有智慧，主意多，說出話來很難被別人駁倒，畢業後任教北京大學，嗣因加入共產黨為張作霖所殺。(3)白堅武，才氣縱橫，敢作敢當，在學校時有才子之稱。畢業後曾任吳佩孚政務處處長，權傾一時，吳佩孚高唱的「直系即中央」的口號，即係由白堅武所擬。在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吳佩孚在北平四照堂點將時，白堅武坐在吳佩孚之側，氣勢之盛，督軍、軍長、省長之流均不在他眼中，儼然為第二主帥，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失敗後，白堅武仍追隨吳佩孚左右。民國廿四年前後，國人咸知中日戰爭勢將無法避免，中央將北平故宮古物南運，以避免為日寇掠奪時，白堅武起而反對，為我中央當局與國人所難以諒解。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，平津旋即淪陷，嗣吳佩孚囑白堅武速往後方，參加抗戰行列，以免為敵人利用而難以向國人自清。白堅武離平南下，雖在難民羣中抵新鄉時，巧遇吳佩孚仇人——當時在平漢鐵路沿線督戰的馮玉祥，被其所執，予以殺害。(4)家父，以心直口快，好打不平著稱。

東北偽軍一大關鍵

張星南先生與我越談越親熱，最初他似乎對我「中央社」的「中央」兩個字頗有顧忌，深怕那裏說錯了話，現在則視我子姪了。張星南說：「來到關外的中央軍全是好軍隊，來接收的人可不見得全是好的，他們太囂張霸道；同時聽說熊

式輝主任就在瀋陽市政府裏，開小灶作飯，在衙門裏頭作飯，這太沒有派頭，傳出來也是笑話。

「張星南並說：『偽滿的國軍，都曾經日本嚴格訓練，我們東北人身子骨又壯，他們在諾蒙罕對俄國人作戰時，比日本鬼子還能打，這些人若不趁早收過來，被八路弄去，那就難以收場了！』」

我與張星南正談的起勁，忽然有拍門聲，傭人遞上一張名片，原來是重慶一家報紙的黃記者來訪，張星南說：「俺們家從來沒有來過記者怎麼今個一來就來了兩個！」我說還不是聽說你老人家將出任一項要職，記者們勤快一點的就來府上求證了。我並立即對傳說熊式輝曾至他府上拜訪一事求證，他說熊式輝主任根本沒來過，倒是徐箴主席來過一次。這位黃記者進門後，張星南馬上就把已經打開的話匣子關上了，什麼話也不談了。在瀋陽被國軍正式光復初期，外埠記者中除了呂德潤、楊華、趙世洵等人外，就算是這位黃記者最為活躍了。最初，在重要場合都是律主任自己出馬，次要的才由我來担任採訪，所以在東北就攔不久的人，我並不熟稔。惟有這位黃先生，他給我帶來一段不可磨滅的「風花雪月」的痕記。轉眼快四十年了，這位黃兄是否依然健在！

清室貴裔紅粉佳人

民國卅五年四月下旬，筆者到瀋陽還未滿一個月，有一天寫完新聞稿，下樓正要到隔壁分社餐廳去吃晚飯，在樓梯口看到一位美麗女郎，款款的一步一步走上樓來。因為，分社前樓樓梯不

算寬，我無論上樓或者是下樓，一向是等別人走上或者走下後，我才上樓或者下樓。所以，這次我仍然如此，站在樓梯口等她上來後再下去；可是，這位女郎上樓後，衝着我嫣然一笑，向我打聽一位姓于的職員，有未在社內？這時我才看出，這位女郎豈止是美貌，簡直是麗質天生，尤其與我當年最崇拜的電影明星白楊很相似。在面對面的定睛一看時，我感覺她比白楊更為動人也更具青春活力。在她左頰上的一顆圓圓的小酒渦，比影后胡蝶在銀幕映現出來的更為動人！尤其他面龐白皙，兩腮微紅，眼睛明亮，真是無法形容其如何美麗了！我於是帶她到辦公室，替她找到于××，然後才離開，到隔壁去吃飯。于××身材碩長，在瀋陽分社，他是最年輕、最英俊、最瀟灑的一位同事。

我吃完飯後回到分社社樓上，看到那位小姐還坐在于××寫字檯旁于××對她不理不睬的，照樣寫鋼板，談話時也是帶搭不理的。當那位小姐告辭時，于××連站都不站起來，只略一點頭，便任他黯然離去。我心中覺得有點納悶，於是起身走到于××面前問他，這位小姐是什麼人，好像你對她不太高興似的，于××說我真不願提她。此時坐在旁邊的臧××說，這是于××一頁傷心史，於是我在于××與臧××兩人的口中，對這位小姐有了概括的認識。因為她現在應該仍在世，我在三十餘年後的今日，仍不願寫出她的真名真姓，姑且說她姓黎名立伊（諧音）吧：

黎立伊係滿清正白旗人，滿洲的八旗正白旗僅次正黃旗，多半是努兒哈赤興起的近親宗族

，也就是所謂滿清時代天潢貴胃。正黃旗之下，依次爲正白旗、正藍旗、正紅旗；再次爲鑲黃旗、鑲白旗、鑲藍旗、鑲紅旗。黎立伊母親的姑姑，就是滿清末年與慈禧太后共同執政，被目爲賢王的恭親王奕訢的福晉。因此黎小姐的家世，在滿清時不止是煊赫一時，更是所謂貴不可言的皇親國戚了！據說黎立伊的母親也是一位有名的大美人，她洗臉一向不用火燒過的水，而是在鍋內另置一磁罐，用熱水或水蒸汽蒸熱的水來洗臉。因爲她母親認爲用火直接燒熱的水傷皮膚，蒸熱的水則有潤膚的功能，由此可見昔時旗人的生活是如何奢侈了。黎立伊也是麗質天生，對化粧美容方面當然也追隨她母親特別講究，這也就難怪她那樣嬌艷如花，令人望之心醉癡迷了！

想當明星極力鑽營

黎立伊長得如此美麗動人，當然她不甘自棄而永被埋沒，所以一心一意想當電影明星，俾能首先在偽滿地區鶴立雞羣，然後進軍關內，與全中國美人佳麗一爭短長，當然這是黎立伊最大的心願。於是，她千方百計的想進入當時的偽滿的「滿洲映畫株式會社」，也就是俗所謂的「滿映」。「滿映」許多人才在勝利後都回到祖國影劇界，像諸星劉恩甲等人都紅極一時。就是在自由中國影視界，仍有幾位名演員都是當年「滿映」出身，現在仍然熠熠發光，他們對黎立伊可能還會認識呢？我常常的想，黎立伊倘然於大陸淪陷時來到自由土地，就不會讓李麗華、樂蒂等那樣獨占鰲頭艷冠羣芳了。

現在把話題再說回來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黎立伊不知怎麼七搞八搞的，與當年偽滿財政大臣熙洽拉上了關係，由熙洽推薦下進入了「滿映」。不過她還是時運不濟，她進入滿映不久，日本的侵略戰爭便一直走下坡，一方面在中國戰場，被國軍拖得筋疲力竭，欲振無力；在太平洋戰場，更是每下愈況，海空連連遭敗北。日本此時在本國，以及佔領下的土地，一致實施所謂節約的「戰時體制」，拍電影當然不是當務之急，耗資鉅大的電影更是一律停拍。黎立伊這時芳心欲碎，可是她並不對環境屈服，不知她用什麼手腕，居然與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山田拉上了關係。山田是日本軍人中有名的美男子，那時他不過才四十多歲，已身爲中將，在偽滿已爲第二位太上皇了（第一位是關東軍司令）。黎立伊在山田幕後支持下，「滿映」準備由黎立伊爲主角，拍一部以「鼓勵人心，振奮士氣」對所謂「大東亞聖戰」具有積極意義的影片。

山田美豐姿，俄軍進侵東北後，日本裕仁舉雙手向中、美、英、俄等盟國無條件投降時，山田代表關東軍由長春飛伯力，向俄軍商量解除日本關東軍武裝等停火問題時，被俄軍扣押變成戰俘。嗣後俄等偽滿一批「君臣」與日本關東軍將領，都在西伯利亞伯力集中營作俘虜時；據說自小在宮中與小太監胡天胡地慣了的溥儀，仍未變其同性戀的嗜好，竟然把山田作爲他的同性戀對象。

當黎立伊在山田支持下，「滿映」正爲她所主演有關「大東亞聖戰」影片，密鑼緊鼓的籌備

時；西方德國的希特勒在柏林奮戰到最後一刻自殺，繼承希特勒的寶尼茲政府向盟國投降了。日本一看德國投降慌了手脚，一切與戰爭無關的任何措施一律停止，並高唱「億總玉碎」口號，準備與盟國進行「總決戰」。

俄軍在美國原子彈投向廣島、長崎後投機取巧地對日本宣戰，向中國的東北進軍。黎立伊在山田安排下，竟然能够隨溥儀的偽滿洲國「政府」撤退到通化的大栗子溝。其後溥儀等人在日本正式投降後，離大栗子溝飛瀋陽企圖轉機飛往日本之際，被適時空降瀋陽的俄軍所俘。關東軍司令官以下亦全部成爲俄軍俘虜，黎立伊在大栗子溝舉目無親，吃盡了苦頭，難在難民羣中回到了瀋陽。她起初怕俄國兵的肆意奸淫強暴，繼則怕被人檢舉爲文化漢奸，始終不敢公開露面。嗣後知悉政府對東北漢奸網開一面，除了爲首的幾名罪大惡極漢奸外，其他均一律不究既往，這時她才敢出來並找她青梅竹馬時代的玩伴，並且好過一陣子朋的友于××。

兩小無猜不堪回首

黎立伊與于××小時比鄰而居，由小學以至國高都在一起，兩人感情不錯，雙方家長亦有樂觀其成的願望。黎立伊自從瞭解自己的美貌而不甘埋沒後，始則投入熙洽門下，繼則與山田有了來往，于××很傷心了一段日子，其後才另交女友並論及婚嫁。于××與筆者談黎立伊時，還悻悻的說好馬不吃回頭草，同時說黎已經墮落，她無法再安心於家庭，男人就是打一輩子光棍也不

能娶這種女人。談着談着于××忽然說：「陳記者你好像對她很有興趣，怎麼樣，要不要我給你介紹一下；不過我事先說明，你如抱着玩玩的心理則可，如果認真可就糟了，你有多少錢也不夠她用。」臧××這時在旁邊幫腔說，「于××你別小看咱們陳記者，人家在關內北平天津一帶，什麼場面沒見過，不要替古人擔憂，你就介紹一下好了。」我對於臧二人一拉一唱未置可否，可是心裏自己明白，我是什麼經驗也沒有，現在剛開始作事，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沒有兩天，于××果然在一家冷飲店把黎立伊給我介紹正式認識，我越看黎立伊越漂亮，尤其水汪汪的眼睛令人無法抗拒。那一天，正好律主任派我代他出席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彭璧生的一項宴會，所以談了一會由我付帳後就分手。我為了工作忙碌一直沒有去找她，同時也沒有去找她的意思，我每天腦筋所想的，還是如何去挖新聞。

美人在室坐我牀上

有一天我採訪新聞回來，到後樓的宿舍裏去拿一件東西，一開門看到黎立伊一人坐在我的牀上，她說我等你好久了。我一向木訥不擅言詞，面對着這麼個美女，更不知說什麼是好，黎立伊則滿不在乎侃侃而談。她談話時最初還好，慢慢的就有點輕佻，我仍然是一本正經的坐在那裏，一點也不敢逾越應有的範圍。黎立伊看出我這個人像木頭似的，對女人一點經驗也沒有，說着說着她在我大腿上擰了一把，並且吃吃的笑了一陣子，才使我說話略為放開了一點，但是仍保持着

分寸。

正談着她忽然問我吃過飯了沒有，我說東北農林建設協會今天在鹿鳴春請客已經吃過了，她說我還沒有吃飯你難道不知道？你一進來我就說等你好久了，我四點多鐘就來了，現在都快八點鐘了你想一想我餓不餓。我說這簡單，我請妳去吃飯，黎立伊則說我知道你還要寫稿子，你給我錢我自己去吃，同時我還有點用項，請你借給我點錢。我想那時候瀋陽最高貴的鐵路賓館西餐才不過廿五元，她借錢只要二、三百元也就夠打發了，因為這只是第二次見面。我把錢從口袋中掏出，數給她三百元時，黎立伊表示不夠，我又給她一百元，她仍然表示不夠，最後一共給了她五百元。黎立伊站起來說，一星期以後我還你錢，說罷即行告辭而去。

我到前面辦公室寫完稿子，便向于××說，黎立伊至後面宿舍借去五百元經過。于××說，黎立伊在長春花熙洽和山田的錢花慣了，你借給她多少錢她都不够用，最多只能借給她一、二百元就行了。臧××也說，陳記者我以為你從北平來的，必定見過大場面，怎麼一下子就借給她五百元這太多了，談幾句話就送五百元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在社裏寫一個月還不到兩千元。我說黎立伊說一個星期後歸還，臧說她向于××借錢時，都是說幾天內歸還，她還過誰？

本來我對借出五百元還無所謂，想她會有借有還。但被于××臧××這麼一說，反而覺得有點冤枉，我那時一月不過收入三千餘元，見過一兩次面就被一個女人弄去五百元，心裏也有點不

是滋味。晚上十點鐘，我懶洋洋的走回宿舍準備就寢時，開開房門一扭電燈開關，發現我牀上有一個人蒙頭大睡。心中非常不快，並想到是誰這麼沒有道理，連說一聲都不說就到我牀上。當我正要拉開被一看究竟時，這位不速之客霍然的坐起，原來是黎立伊，她說陳記者想不到吧！我也許當時還心疼那五百元，不假思索的說：「這麼可以，這麼可以！」黎立伊好像也生氣了，馬上回答說：

「這怎麼不可以，這怎麼不可以！」我這時一看這個陣場，馬上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！我到別處去睡，我到別處去睡！」。

據說，黎立伊後來找過我兩次，一次我去了本溪湖，另一次我去了鞍山。在她第二次找我時，我的同學李××已經到了瀋陽分社工作，空空蕩蕩的四間大宿舍，已非只我一人，以後她就未再找我。

突然成了市長秘書

我剛到瀋陽時，除了幾個地方機構，由一位偽滿洲通訊社留用的記者跑外，其他機構全憑我一人自由行動，瀋陽市政府也由此兼跑。李××來後，瀋陽市政府等路線即由他負責，有一年多我未踏過市政府大門。卅六年秋冬之交（我已忘了確切日期），我奉律主任之命去找當時的市長金鎮，探詢他對律主任競選瀋陽市國大代表的確切態度。金鎮市長正好不在，我預備在市長室等一下，一進門，看到金市長的女機要秘書很面熟，稍定後才看出她就是黎立伊。畢竟有一年多不見了，黎立伊最初也錯愕一下，然後才啊了一

聲說：「你是陳記者呀！」黎立伊這時穿着打扮已不比從前，嬌艷之外還透着有點雍容華貴，真是難得一見的美麗女郎。我們聊了沒幾句，金市長走進來，這位老狐狸聰明的很，一眼便看出我似乎與黎立伊早就相識。金市長說「你們怎麼？」

人人愛書的社會才值得驕傲

蔣廉儒

「以書卷氣，淨化銅臭味」

過去我們曾鄙夷別人為「經濟動物」，今日我們應反省自己——

生活水準提高了，生活素質呢？

追求物質的成就受到欽羨，追求知識的成果呢？

滿街是閃亮而豪華的餐館，圖書館是否顯得鬱樸了些？

百貨公司、超級市場，人潮如水；書店裏面除了「學生仔」還有誰？

你可以數：這一個星期會議幾次，應酬幾場，可有數過看了的書有幾本？

電視劇的收視率，一波超一波，突破復突破，暢銷書的消息在那裏？

「感性」的潮流壯闊，「理性」的偶像在何處？

一切講求「量化」，可曾想過「昇化」？我們實在到了該好好沉思一下的時刻：我們是不是迷失在「現代病」，而忘了一些真正價值的追求？

此刻，我們正享有空前的富裕，但我們不能失去「反省力」——

「不愛書，即庸俗；」

「不求知，即墮落；」

知識之貧乏，才是最可恥的「貧窮」！我們發動過這種「運動」，但就獨缺一個「愛書運動」！

「以書卷氣，淨化銅臭味；」我們才能展

早就認識？」我正囁囁着不知如何回答時，黎立伊馬上說：「那裏認識，他問市長到那裏去了，我叫他坐一會市長馬上會回來。」金市長一臉冰霜才為之化解，我們談到正題——律鴻起主任競選國代問題——金鎮似乎無意幫忙，還是他對律

現一個更尊貴、更可愛、也更值得驕傲的社會。

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室無書」

無書」

蘇東坡與「市儈」不可相提並論的境界何在？就只要讀他寫下的這一首詩句：

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；」

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」

農業社會的風雅情趣，自然使人嚮往；工業社會卻不容許我們享受那種出世的閒逸。但是，假若改一個字，就生動的展示出現代的「價值取向」了：

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室無書；」

無肉令人瘦，無書令人俗。」

今日我們生存在知識爆炸的時代，豈可一日不讀書？知識落伍了，擁有一切其他的「驕傲」，正代表自己真正愚蠢和自欺！「腫脹的身體，貧乏的心智」；那是病，那是可憐，那是羞恥！現代人的「價值取向」——

「口袋空空是暫時的貧窮；頭腦空空，才是永久的貧窮！」

沒有「書」的人家，應列為真的「貧戶」。

「開卷有益」？

出版事業，是社會精神食糧的生產者，供應者、支配者；販賣迷幻藥、毒品，是謀殺、是犯罪！但販賣「假知識」和「壞書」，更是

主任說的那兩句話。第一，要競選就得請客。第二，就是請了客他也没把握一定使律主任當選。我向金市長告辭，走過黎立伊的桌前時，她低着頭連拾也不敢拾，我心想黎立伊畢竟已經懂事了！

一種謀殺，一種犯罪！靈魂的「污染」或「中毒」，不是用幾個「化學公式」就可以消解和處理的。它不僅誤人一生，甚且誤盡蒼生。

試想，倘若沒有廿、卅年代大陸「左派」出版的泛濫，何至有今日九億中國人的大規模「懲罰」，此所以出版事業，乃真正的「良心事業」。

出版的風氣和取向，足以支配「國魂」與「國運」！

「商業掛帥」？何必搞出版，賺大錢的生意，不是多得很多嗎？讀書人獻身文化的事業，總該與「市儈」之流有所不同。功利上的成就，豈能代替道德上的責任感？

「一本書可以改變歷史；」

「一本書可以決定一生；」

出版家，出版家；出版什麼書，才符合你的良心呢？

「開卷有益」？不可成為出版業「偽善哲學」的辯詞；出的是「好書」，還是「壞書」？歷史將會加以審判的。

「多元化」，不應被用為逃避價值判斷的通詞。

「開放社會」，「檢疫」性的保護，總是該肯定的。

我記起有一次在夏威夷入境兒的海關，一罐「新東陽」的牛肉乾被檢扣，和女兒見面時，他失望的表情。

「自由——保護」？我陷入反復的沉思（寫於七〇年出版節前日）（選自時代文摘）